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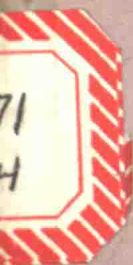


短篇小说集

红缨花

HONG YING HUA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短篇小说集

红缨花

HONG YING HUA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铺路石·····	杨春涛 (1)
迎春曲·····	杨 军 (15)
竞 赛·····	姚赴旺 (31)
四季常青·····	杨春涛 (46)
重返三江口·····	杨荣杰 (55)
友谊井·····	李 晋 (67)
水·····	刘大芷 (80)
瑶山第二十八户·····	韦 雷 (90)
红缨花·····	黄奇峰 (108)
支农曲·····	黎守真 (122)
新邨路·····	刘大芷 (133)
决赛之后·····	陈子能 (143)
路 上·····	罗 虎 (156)
智擒“座山雕”·····	黄 钺 (163)
小蜜蜂·····	黄 钺 (175)

铺 路 石

隆林各族自治县 杨春涛

—

你说巧不巧，巴云岭道班班长的名字恰恰叫做“石铺路”。说起他这名字，其中还有一段辛酸的往事哩！

石铺路的阿爹和阿妈从小就是巴云山地主山霸“大马熊”的长工。那一年，“大马熊”给儿子娶媳妇，为了摆排场，讲阔气，迎接远道来的狐朋狗友，就强迫他家的长工佣人和巴云山的贫苦农民修桥补路。那时，石铺路的阿妈正好怀着他，已临近分娩了，还是挨“大马熊”的皮鞭赶出长工棚去给他们铺路。高原的寒冬，满山满树挂着冰棱，石铺路就在那冰冷的山路上降落到人间。为了牢记这苦和仇，阿爹阿妈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字，叫做“铺路”。

解放后，随着山区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，石铺路当上了养路工。他背起行李出门的那天早上，老阿妈拿出一把用了几十年、磨得只剩下半截的锄头交给他，含着泪花对他说：“铺路！把这半截锄头带去吧！过去，我拿着它给地主挖田

种地，开山修路。现在，你把它带上，常常想到过去的苦，拿出更大的力气，去铺平从毛主席那里通到我们苗山的幸福路……”

就这样，石铺路肩负着巴云山人民的期望来到了道班。

石铺路当上养路工后，小时候的伙伴们常逗他说：“老石呀！这下子你这个‘铺路’可算是牛角套笋壳，套得合适了吧？”他总是乐呵呵地回答：“你们讲对啦！我老石一辈子愿做一块铺路的石子，扎扎实实地铺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……”从此，人们干脆就叫他做“铺路石”了。

后来，老石当了道班班长，带着他那一班人马战斗在山高林密的巴云岭上，把那段癞蛤蟆皮似的山路铺得平平整整，远远望去，真象一条长长的彩带，铺搭在山岸里，盘绕在高高的巴云岭上，直上云间。

自从清水河拦河工程施工以后，这条公路突然沸腾起来，开往巴云山的民工车马，日夜川流不息。这更把老石乐坏了，一天到晚笑得合不拢嘴，一有空，就拿着水烟筒，点根长长的火捻，坐在门前的石墩子上，一边“咕噜咕噜”地抽着烟，一边眯缝着眼乐滋滋地望着巴云山想得出神。他每想起巴云山美好的未来，就忍不住独个儿咯咯地笑出声来……他的心呀，和这条通向幸福的五彩路贴得更紧了。

二

这天一早，县交通局来电话叫老石去给白马坳道班的工

人上阶级教育课。老石布置好班里的工作后，就带上那半截锄头走了。

当老石从白马坳往回走的时候，日头已经西斜了。午后的太阳热得象一团火，烤得头顶发烫，浑身冒汗。本来，从白马坳到巴云岭道班有一条山间小路，既荫凉又近捷。往来行人都是走这条小路的。可是，除了有什么紧要事情之外，人们都很少看到老石走这条小道。不管是严冬盛夏，他都冒寒风顶烈日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走。因此，有些人感到很奇怪，就问他：“老石，你怕腿闲了生病吗，怎么老是放着直路不走走弯路呵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养鸡爱鸡，养鸭爱鸭嘛！我们这‘养路’的当然爱路罗！一天不到这路上走，脚板底就痒得慌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其实他的心想得更远呢。他常想：党和人民把这段路交给我们这一班人，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，因此我们不但要保证每时每刻都能够通车，而且要尽量提高路面的质量，减少车轮的磨损，避免机器的损坏，让那些坐车进出山区的旅客感到更舒适……因此他总不放过开会来往的机会，一路上走走看看，哪里缺沙，哪条沟塞，哪里凹，哪里凸，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；一个人能解决的他就解决，不能解决的他就记下来，回头就带人来修修铺铺。同志们都说，这段路就象铺在老石的心坎里一样，哪儿粗哪儿细，哪里通哪里堵，他都有个谱。的确，要是有人来报告说有块石头滚到路面来，他就能马上判断出是哪个地方出问题，差也差不了多少！

今天，老石当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，顶着灼热的太阳，

踏着滚烫的沙子，一路巡上岭来。虽然汗水已经把他那件厚厚的工作服浸透，凉鞋底热得烧脚，嗓子干得要冒烟，可是他还轻轻地哼着山歌，一路走一路用那半截锄头刮平路面的沙。一会儿钻进这涵洞看一看，一会儿又跳到那条沟瞧一瞧；这儿铺上一块石头，那里填下几捧泥沙。就这样刮着，填着，细心地观察着，忙个不停，好半天，才上到半山腰。

这时，他忽然想起山顶上的那个排水洞正缺一块长石头。于是，他便在路边选上一块合适的石头，扛着上岭去。

要说石头，山顶上有长的短的，扁的圆的，应有尽有，但都是风化石。记得，前几天老石带着几个青年复修那排水洞时，后生们一下子抬了几块四四方方的石板来。他们都说打灯笼也难找到这么几块合适的好石头了。可是老石一看，摇摇头说不行。后生们感到奇怪，问他为什么？他不哼声，不慌不忙举起小锤，往石板一敲，只听“嚓”的一声，石板竟破碎了。这时他才说：“瞧，别看这石头表面方方正正的，其实都是些软骨头松架子，经不起日晒雨淋的风化石。我们这公路是千年万代的大事呵，可不能图省力而不讲质量。”接着，他就带着后生们到半山腰，教他们辨别哪是风化石，哪是坚硬的青石或麻石，并顺便找些好石头扛回来。那天一直干得很晚，但还缺少一块青石头，只得暂时用一块风化石顶替着。这事一直挂在他的心里呢，可是这几天因为大家都很忙，来不及去解决，今天他总算找到个机会了。

这样的大热天，空身走平路的人也要喘粗气，流大汗，何况现在老石肩上还压着一块四、五十斤重的大石头，又走

的是山路呢。此刻，他汗流浹背，象一头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的老黄牛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高高的山顶上稳稳地走去。

老石刚把那块石头换好，猛然听到一阵“冬隆咚”的响声，他抬头一看，吃了一惊：只见前面一匹大白马拖着一辆扫沙车，正在那段路面狭窄的狼嘴崖上狂奔，车上一个小青年手忙脚乱，怎么也驾驭不住那匹狂奔的马。扫沙车继续沿着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的崖边路奔驰着，小青年死命地拉紧缰绳，谁知大白马一甩头，缰绳“嘣”的断了，疾驰的马车突然一拐弯，眼看就要往崖下冲去，小青年惊叫一声，脸刷地变白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，老石“呼”地跳上去，扑向大白马，一手抓住马笼头，一手抓住车辕。大白马嘶叫一声，前蹄扬得老高，挣扎着，可是怎么也挣不脱那只牢牢抓住它的铁钳般的大手。过了一会，它才慢慢地安静下来。这时，小青年跳下车，扑向老石，激动地喊：“石班长……”

老石看了看扫沙车，立刻明白了，他严肃地说：“我不是说过，这段是石板路，应该吊着扫沙器。这么拖着，冬隆咚的，马哪能不受惊？”他指着悬崖说，“要是大白马再向前跑几步，摔下崖去，你说还有命吗？”

小青年的心还在怦怦地跳，他象挨霜打的芭蕉叶一样耷拉着脑袋，半晌才喃喃地说：“这扫沙器，我已经吊起来了嘛！”

“那就怪罗，吊起来了的扫沙器怎么还刮着地皮？”老石笑着说。

小青年红着脸说：“车子一跳，我没留神，就脱落下去

啦，这马也胆小，就惊了……”

“对罗！事情就往往出在‘没留神’上面。”老石收起笑容，认真地说，“一个人要是对待自己的工作三心两意，登上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干着这行想那行，就是走在平路上也会翻筋斗的。”

老石的话，象一把锥子戳中了小青年的要害，他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。

原来，这小青年是刚来道班不久的新工人，名叫孙小弟。长着一张黑里透红的圆脸，一对黑溜溜的眼睛，怪机灵精干的。因为他有个特别喜欢汽车的癖性，小时候，整天拖着板凳当“汽车”坐，鼓着嘴“嘀！嘀！嘀！”地嚷嚷，到处乱闯乱串，因此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做“小嘀嘀”。前几年，初中毕业后，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最近才分配到巴云岭道班当养路工。自从他来道班后，爱学爱问，劳动也肯下劲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不过，他有个毛病使得老石和同志们蛮伤脑筋，就是他那颗心还没有完全拴在养路这门工作上，一听到喇叭声心就飞了，连做梦也想开汽车。

今天吃过早饭后，他按班长老石的布置，套上大白马，驾着扫沙车，“得得”“嘹嘹”地沿着公路扫平路面去了。

直到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扫沙车才爬到巴云岭顶上。小孙往前看了看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因为前面就是狼嘴崖，再扫到那边的红枫坳，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。

大白马“的的得得”地信步走着，扫沙器轻轻地刮着路面，一条条被牛车马车轮划成的小沟被扫平了。小孙望着慢

慢往后退的平坦均匀的路面，心里说：“这个活路倒蛮好玩哩！”于是，他又轻轻地拍了拍大白马滚圆的屁股，扫沙车加快了速度，“嚓嚓嚓”地向狼嘴崖滚去。

这时，后面一辆卡车象一头猛虎似的冲上了山顶，按了一声长长的喇叭，朝着扫沙车的屁股威风凛凛地开过来。

小孙一听到汽车声，心里乐滋滋的，连忙吊起扫沙器停在路边，回头望着汽车。飞驰的卡车经过他身边时忽然放缓了速度，随着“嘀——”的一声悦耳的喇叭，从驾驶室里伸出个脑袋来，向他招呼：

“喂！‘小嘀嘀’，老同学，你好呵——”

小孙仔细一看，呵，好家伙，原来是小王！他来不及答应，卡车已擦身而过，消失在狼嘴崖那边了。

小孙呆呆地坐在扫沙车上，心里酸溜溜的，想不到这个从小和他在一起读书，又一块下农村锻炼的小王，竟然当上了汽车司机，看他那神气十足的样子，真叫人羡慕死了。此时的小孙，心里空荡荡的，一颗心象被小王驾驶的汽车拉走了……

正当他心事翻滚的当儿，大白马停得不耐烦了，不等主人的“命令”就迈开蹄子，“的的得得”地拉着扫沙车向狼嘴崖一步一步地走去。这时，小孙还望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发呆哩。

狼嘴崖是一个急弯，路面比较狭窄，路的一边，是一壁刀削斧劈的陡崖。一会儿，扫沙车正从狼嘴崖一段用一块块石头铺着的斜坡滚过，冷不防一个车轮撞在一块翘起的石子

上，车身猛烈地弹跳了一下，把那高高吊起的扫沙器猛然抖落下来，“哐”地一声砸在石头上，大白马一惊，便撒开四蹄拖着扫沙车“哐啷哐啷”地狂奔过去……

小孙想到这里，感到一阵惭愧，他紧紧握着老石的手，坦率地说：“班长，刚才我思想开了小差，就忘记了你的指教，要没你……咳……”他简直不敢再说下去了。

老石微微一笑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这也好，吃一堑长一智嘛，以后要吸取教训呀。小孙，调转马头，一块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班长你先回去吧！”小孙摇摇头，说着就要去继续扫沙。

“不用去了，那边我已刮平啦！”老石说。

小孙回过头来，奇怪地问：“你几时刮的？”

“就是刚才嘛！”老石说，“从白马坳散会回来，我见时间还早，就一路刮着一路回来的。”

“你用什么刮？”

“这不是！”老石笑嘻嘻地从拐弯处拿出那把半截锄头来。

呵，是那把沾满老石一家两代人血泪的锄头！关于这把磨得只剩下半截、闪闪发光的锄头的来历，小孙还清楚地记得。他刚到道班那晚，老石正给这把锄头换条新柄。当时他很奇怪，就问：“新锄头有的是嘛，何必还用这啃豆腐都不烂的烂锄头呢？”老石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别小看它，为社会主义铺路，它还有一定的用场哩！”以后，在给新工人上阶级教育课时，老石还讲了这把锄头的历史，那时，小孙还流过

泪呢！

小孙看着那把半截锄头，又看着老石，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不一会，老石和小孙调转马头往回走，当走到刚才马受惊的那个小斜坡，小孙狠狠地跺着那块翘角的石头说：“就是这块该死的石头，马才惊的。”

老石看了那块石头，想了想，就笑着问：“这石头是那个铺的？”

小孙环顾了一下，脸又刷地红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是昨天下午我铺的！还来不及验收的时候，你有急事回去了……”小孙心里暗暗责怪自己，不由得前后望了望，只见前面老石铺的那段，一颗颗石头紧贴着地皮，就象钉子钉一样纹丝不动，一点也不翘，平平坦坦的，多好，多美呀！再看看自己铺的那段吧，有些地方，却是凹凸凸凸的，相形之下，小孙更感到自己做的工作太粗心大意了。

“小孙呵，”老石进一步耐心地启发他说，“解放前，国民党反动派和山霸地主诬蔑我们是‘山猴子’、‘野人’，那时候，我们住在山区里的人民生活多么苦呵。解放后，我们翻身作了主人，如今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了发展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把公路开进了山里，把幸福送进了山区。原始森林开伐了，工厂办起来了，现在清水河水电站和新的灌溉工程又兴建起来了。小孙，更火旺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！为了建设山区，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就是豁出命，也要管好路，让它畅通无阻啊！”

“班长，我比你差得太远了！”小孙内疚地说。

老石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也做得还不够哩，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很远啊，不过，”他真诚地说，“只要党分配我们干哪一行，我们就要一颗心扑在哪一行上。当养路工就要象这公路上一块永远不翘角的铺路石。”

“永远不翘角的铺路石——”小孙睁大明亮的眼睛，望望那一块块紧贴在路面上的铺路石，又看看眼前的老石，蓦然觉得：他十几年如一日，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交通事业服务，不正象一块日夜镶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闪闪发光的铺路石吗……

三

吃罢晚饭，老石又按照往常的习惯，到附近村寨去向社员宣传护路经验去了。小孙他们几个人则在房前碎着铺路的石子。

房里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。小孙蹦进房里一听，原来是水电局有几车器材急需连夜运往清水河工地，询问巴云岭能不能通行。他满有把握地回答说：“保证通行！”

谁知小孙把通电话的情况跟大家一说，有个老工人便提出问题，说明天凌晨过后会有大雾，那时汽车可能刚好来到我们巴云岭。小孙一听心里一阵着急：“要是汽车驶进巴云岭雾区，那么多的陡坡、急弯……万一……”他便跑去拿起电话筒“喂！喂！喂！”地直叫。这时，老石已从生产队回

来，一进门便问道：“有什么急事？”

“班长，水电局有几辆汽车要连夜运物资往清水河工地，可大家说明天凌晨过后大雾封山，得赶快打个电话通知他们，叫汽车改期出发……”说着，他又转向电话筒。忽然，老石伸出大手，一把将电话机压住了，眼睛盯着他，严肃地说：

“小孙，这个电话不能打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奇怪地瞧着老石。

“工地一定急等着用这批器材，要不怎么连夜发车！再说汽车可能开出来了！”

“那…大雾封山，车能过吗？”小孙问道。

“我们想办法嘛！”老石平静地说，“前些日子有人说，大雾封山时，如果能象航标工人用航标灯，指示夜航的轮船通过险滩暗礁那样，也用‘标灯’给汽车引路通过雾区多好。我看这个意见很好，我们今夜就来个创造，用火把引路行不行？”

“火把引路！”小孙和同志们齐声叫道。“我们这里有的是现成的松明，加上我们熟悉这里的地形，只要我们胆大心细，一定能把汽车引出雾区！”老石很有信心地说。

“好呀，班长，我看这个法子准行！这任务交给我吧！”小孙一听便高兴地喊叫了起来。

“我去！”“我去！”……养路工们也纷纷要求。

“不要着急，都有任务！”老石满意地望了望斗志昂扬的小伙子们，说：“凡是坡陡、急弯的地方，我们都给它站上‘岗’，一定要保证把汽车引出巴云岭！”接着逐个地分

配任务，然后转身对小孙说：“我和你负责狼嘴崖那一段，马上出发！”

同志们打着火把出发了。

老石和小孙两人来到了狼嘴崖。老石估计车不会到这么快，就带着小孙，打着火把一路巡上岭去。

凌晨过后，巴云岭果真涌起了大雾，岭上的松涛象千军万马一般吼啸着。小孙看着在前面引路的班长，正迈着稳健的步子走着，虽说头发、衣服都被雾水打湿了，还是毫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

他俩刚回到岭脚，随着一阵震动山谷的马达声，几道利剑似的光柱向巴云岭刺来。不一会，五辆解放牌汽车满载着各种器材轰隆隆地开到巴云岭下。老石站在一块石头上，将熊熊的火把向迎面驶来的车辆扬了扬，汽车在他们的身边停住了。老石将岭上的情况向司机介绍了一下，又讲明了过岭的办法，一位司机紧紧地握着老石的手激动地说：

“太感谢你了，同志！你们这种完全彻底为革命的精神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！”

老石回答说：“这是我们养路工人应该做的事嘛！”

接着，老石对小孙说：“小孙，你上去攀住车门站在司机身边，到拐弯时就给司机说一说！”

“不，班长，你上去，我来举火把引路！”小孙和老石争着。

“不，你对路还不熟，上去！”老石不由分说，将他推上车。

老石将火把一扬，“轰”的一声，马达声齐发，五辆车沿着火光指引的道路，缓缓地向前开动了。

风萧萧，雾蒙蒙，老石举着熊熊的火把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迈。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千斤重，他这个“领航”员如果稍微走偏一步，车子就会落进深渊，给国家带来损失啊！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观察，沿着陡削的悬崖边，坚定、沉着地一步一步地走着，司机两眼紧盯火把，倾听着老石发出的口令，驾驶着汽车，稳稳地前进……

越上山顶，路越滑，小孙看见班长艰难地走着，忍不住要求：“班长，你上车来，我下去引路吧！”

“不行——左急弯——”老石严肃地发着号令。

“左急弯——”小孙忙给后面的车辆传号令。

猛然间，他看见班长脚底一滑，整个身体向前倒下去，不由得惊叫了一声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班长猛地一挺，单腿跪在地上，举火把仍然高高地举在头上，接着又见他站起来，一步一步地前进。小孙看见班长跛着脚前进，激动地喊道：

“班长，让我下去替换你一阵子吧！你的脚……”

“注意，前面是狼嘴崖，下斜坡——右急弯——”

“下斜坡——右急弯——”小孙激动地大声重复着班长的号令。

老石跛着脚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着、走着……五辆车紧跟在他身后穿云破雾，滚滚向前，安全地驶出了狼嘴崖。通过了雾区，司机们在盘旋的山路上回头一望，在那高高的巴

云岭上，有一点耀眼的火光象一颗明亮的星在云端里闪亮。
那不是火光，也不是星，那是养路工一颗赤诚的心在闪烁着
光芒啊！